

路子

王老墨◎著
LUZI

手眼通天，良心入地。

路子

王老墨◎著
LUZI

手眼通天，良心入地。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路子 / 王老墨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229-05088-7

I. ①路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6460 号

路子

LUZI

王老墨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划编辑: 郭晓飞 万小红

责任编辑: 袁 宁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封面设计: 道一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20mm 1 / 16 印张: 21 字数: 370 千字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088-7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

录



- 一 聚贤楼群雄聚会 / 001
- 二 “饭跑跑”其人 / 015
- 三 “詹黏黏”二姨的丧事 / 038
- 四 局长家爱狗之情事 / 057
- 五 郎局长病危 / 077
- 六 好人“牛大吹” / 096
- 七 “饭跑跑”失踪 / 115
- 八 评比先进起风波 / 135
- 九 联欢会上的阴谋 / 156
- 十 想想应该嫁给谁 / 174
- 十一 “照妖镜”碎了 / 198
- 十二 “詹黏黏”当官 / 214
- 十三 当不上官就告状 / 243
- 十四 当媒人火上浇油 / 269
- 十五 非他不嫁 / 287
- 十六 “饭跑跑”之死 / 314

一 聚贤楼群雄聚会

1

聚贤楼开业了,今晚要宴请各路神仙、群雄,可到了开席的时间,却少了一位重要客人,就是市政府的黄副市长,这可急坏了酒楼老板、总经理于得水。

本来黄副市长说好要来的,可就在刚才,政府办公厅的一位姓张的处长来了个电话,说黄副市长临时有个重要的场合必须参加,这儿就来不上了。

领导都很忙,临时有变动,是常有的事。有时候,领导碍于面子,当面答应下来,然后再找个理由推托掉,也是经常有的事,大家都见怪不怪了。可这次,有不少来宾都是冲着黄副市长的面子才来的,比如,地税局的崔副局长、工商局的郎局长,还有工商联、政协、区政府、环保、卫生防疫的各路大员。要是知道黄副市长不来,有些人是绝不会来的,这都是官场上的常识了,有谁不知道?现在要是有人知道黄副市长又临时决定不来了,这已经坐在席上的人,也会有点个卯就走的。这一场隆重的庆典晚宴,将减色不少。这可如何是好?于总的汗水顺着脑门儿就下来了。

于得水和副总马莉莉躲到一个屋子里紧急商量对策。

于得水是江浙人,这几年挣了些钱,就想到外地发展,在这个市经营一座酒楼,小试牛刀。

马莉莉也是心急如火,沉吟不语。

这时,大堂经理王晓娜推门进来了,焦急道:“二位老总,快发话呀,什么时候开席?不少客人屁股都坐不住了。特别是里屋那两桌带长的领导,我听到有人嚷嚷有事,要走人了。”

于得水一听这话更是心急火燎,无奈道:“没有办法,那现在就开席吧。谁爱走就让他走,我们能去拽人家?”

“好的,那就开席了。”王晓娜领令往外走。

马莉莉看着于得水绝望的样子,迟疑了一下,道:“慢着,要不,我再找个人试试?”

于得水无奈道:“人家自己都说不能来了,你找谁有用?”

马莉莉道:“现在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,万一能行呢。”

“你找谁呀？那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表舅。”

“他是干什么的？是市长还是局长？”

“都不是，只是一个什么局的一般工作人员。”马莉莉摇摇头。

“莉莉，你跟我开什么玩笑？这事儿局长都办不了，他一个工作人员，能当得起人家市长的家？”于得水顿时火起。马莉莉一本正经道：“瞧您说的，能不能办事，不在于职务多高。我这表舅，别看只是个普通工作人员，可是神人一个。”说着，马莉莉掏出了手机，寻找她表舅的号码。

于得水觉得马莉莉这人平时办事很有谱，不像是在开玩笑，便耐着性子，听她打电话。

“喂，表舅，您忙啥呢？我是莉莉。”

电话那边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，听得很清楚，道：“哈哈，莉莉呀，我这人还能忙啥，喝酒呐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是不是请我喝酒？”那人说话舌头有些僵硬，大概酒喝得不少。

“可不有事嘛，我现在在聚贤楼酒楼上班，今天正好是开业庆典，有个重要的客人没到……”

“哈哈，我知道了，今天你们是开业庆宴，想请我去喝酒啊，可喝酒为什么不早发邀请？我这都安排满了。”

“不是，表舅您听我说，我们老总说了，今天乱哄哄的，请您是不尊重您，哪天您有时间，单独摆下一桌，请您过来。”

“那好，那好。不过得提前给我打电话，要不排不上号的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表舅，我们老总请了黄副市长，可刚才他来个电话，说有个重要的应酬，来不了。您能帮我再请一下不？”

于得水在旁边一听这话，身上都泛起了细细的鸡皮疙瘩，脸顿时不好意思地红起来，心想：让一个什么局的工作人员去请一位副市长，这玩笑是不是开得太大了？

电话那边道：“啊，是请长海呀，你为何不早说？”

黄副市长叫黄长海，那人叫得极亲切。

“哎呀，表舅，表祖宗，这边都急死了，您快说行还是不行？”

“行，没问题，你跟你们老总说，你们先开席，就说黄副市长晚一会儿就到。我这就给你联系。”说罢，那边挂断电话。

于得水问马莉莉：“你表舅，长海长海地叫着，必是和黄副市长很熟？”

马莉莉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，他未必就熟，也许他那朋友圈子里有熟的。”

马莉莉收起电话，突然，眼前一亮，对于得水道：“对呀，于总，还是我表舅有经验，咱们就对客人们说，黄副市长来电话了，晚来一会儿，让大家先开席。这样就可先稳住客人，酒席进行差不多了，再说黄副市长又来电话，真是脱不开身了。到那时，大家喝得热火朝天，谁还在乎谁来与不来。”

于得水低头一琢磨，这个法子真比现在就说市长不来了要好得多，便说：“好吧，就这样，开席。”

酒席设在酒楼的一个大厅和一个小厅。

大厅先由副总马莉莉招呼，于得水亲自接待小厅的客人。

于得水笑吟吟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让各位领导久等了。刚才，黄副市长来了电话说现在有个重要的客人，要晚一会儿再过来，让我们先开席。”

说了这话，于得水的心怦怦跳，心说，这不是在说谎吗？

客人们一听这话，便安心喝起酒来。众人都知道，一会儿还有副市长来，谁走了都不好。

大家推杯换盏，酒过三巡，桌面上逐渐热闹起来，似乎也把黄副市长要来的事忘掉了。正在这时，马莉莉领进一个人，大家一看，忙起身，此人正是黄副市长。

2

黄副市长亲切地和在座的各位握手，打了招呼，刚一入座，就有人开始给他点菜。

黄副市长连忙摆手，道：“这桌上这么多菜，吃不了浪费，就不要再点了。”

于总道：“黄市长，这桌上给您留了两道菜，看您喜欢吃什么，千万不要客气。”

有人道：“来个美极土豆丝，要用美极酱油炒，不要放肉，多放些姜丝。”

一桌子人都瞅说话那人，心说：“这人不简单，黄副市长爱吃的东西，他怎么这么熟悉？”

黄副市长抬头看了一眼那说话的人，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又打了个招呼。那人恐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见达到目的，便不再吱声了。

黄副市长喝的是干红加雪碧，举起酒杯先和于得水碰杯。

今年夏天，市政府召开了一个小型的“招商引资座谈会”，他们曾见过一面。



黄副市长道：“祝贺你的酒楼开业，恭喜发财。”

于得水恭敬地答道：“黄副市长日理万机，能到我这小店来，我真是三生有幸啊。”

黄副市长正色道：“你算是说对了，我这一天确实是很忙，原来打算参加你的开业典礼，可今天晚上又有个外宾接待任务，本不想来了。可是，我一晚上至少接了三个电话，都是劝我一定要抽出时间参加你的典礼的。这不，那边我就早退席了一步，跑到你这儿来了，还请于总理解。”

黄副市长说的是实话，他也在纳闷，这些人为何都替这个新开业的酒楼说话？其中有一个电话竟是他妻子打来的。她怎么认识这酒楼的于得水？回去之后一定好好问问。

黄副市长继续道：“可见，不光是我关心您，在这座城市，还有不少朋友也在关心您。在座的各位都在关心您，对吧？”黄副市长扭头向桌面的各位问了一句。

大家齐答道：“对，对，黄副市长说得太对了。于总，您虽然远离家乡，可并不孤独，我们大家都是您的好朋友。”

黄副市长继续道：“于总，你在我们这儿投资，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，有什么困难尽管吱声。”

“对，有事吱声，有事吱声。”众人一齐道。

“谢谢，一定，一定。”

于得水暗自吃惊：哎呀，马莉莉的表舅能耐真是太大了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，一晚上竟能给一个副市长打三个电话，简直就是神仙了。

晚宴很是热闹，包括黄副市长在内的所有客人都很尽兴。于得水送走了客人，仍是十分兴奋。

于得水见马莉莉过来，手指着她，道：“莉莉，今晚你立了大功，我要好好奖励你。来来，咱俩喝杯咖啡。”于得水叫服务员把两杯上好的咖啡送到他的办公室。

于得水和马莉莉慢慢品着咖啡，兴奋地聊着刚才酒席上的趣事。

于得水问：“莉莉，刚才黄副市长说了，今天晚上有人给他打了三个电话，劝他参加咱们的庆典晚宴。你那表舅真够神通广大的。”

马莉莉抿嘴一笑，道：“谁知道呢？那电话恐怕都不是他打的，他认识不认识黄副市长都难说。”

于得水很是惊讶，问：“为什么？那是谁打的电话？”

马莉莉道：“于总不知，我那表舅有一帮狐朋狗友，一个个和他一样，都不是

什么长,可能耐都很大,什么事都能办来。我想那电话,大概就是那帮人打的。”

“是吗,还有这样一帮能人?哪天我得见识见识他们。你在电话里不是说,哪天要单独请你表舅一顿吗?”

马莉莉微笑道:“我只是那么一说,您还当真了。”

于得水严肃道:“那是必须的,这样的人以后我们还能用得上。再说了,黄副市长来了,你应该给你表舅打个电话说声谢谢,哪有办完事儿,不吱声的道理。”

马莉莉听于总说得有道理,便掏出手机,给她表舅打电话。

“表舅,我是莉莉,今天的事儿办成了,我们于总说谢谢您了。”

“还谢什么,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?告诉你们于总,有事儿吱声。”

“表舅,您这是在哪儿,里面吵吵嚷嚷的,怎么还没喝完?”

“傻丫头,我这是今晚的第三家了,一会儿还有一个饭局,我得过去点个卯。你难道不知表舅的名字叫‘饭跑跑’吗?哈哈。”

马莉莉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她表舅的名字叫范德好,外号叫“饭跑跑”。意思是说他的饭局特别的多,一晚上要跑好几个。

“你眼下在什么地方呢?”

“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,被人拉来就喝上了。”那人喝得不少,舌头都大了。

电话里听到有人在告诉他是什么酒店,他又道:“人家说了,这是个新开的酒店,叫聚贤楼。”

一听这话,马莉莉很是诧异,忙问:“什么,您是在聚贤楼?哪个房间?”

“啊?301房间。莉莉,你大老远的,就不要过来了。”

马莉莉不再接她表舅的话,收起手机,对于得水道:“我那表舅就在咱这儿三楼301包房里呢。”

于得水道:“是吗?这人咋到这儿来了,也不吱一声?”

“说是别人从酒桌上拉他来的,他也搞不清楚是什么饭店。”

于得水起身,道:“请他还请不来,现在还送上门来了。走吧,我去见一见你表舅。”

3

“饭跑跑”个头儿不高,身材显得很富态。胖胖的圆脸,络腮胡子刮得不是很干净。头顶谢得厉害,只有稀稀的几根长头发,驯服地横卧在脑门儿上方。眼

皮显得有些发肿,由于酒喝得过多,脸成了酱紫色。他穿了件浅黄色水洗布夹克衫,新不新旧不旧的,系了条皱巴巴的领带。将军肚很大,于是显得腰板儿很挺。

“饭跑跑”没等马莉莉介绍完,就像和于经理是老熟人一般,向前一步,紧紧地握着于得水的手,不停地晃动着,用爱怜的眼光上下打量着他,说:“老弟,工作太累了吧,怎么瘦了?你得爱惜自己的身体呀。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,这样子可不行。”

于得水一头雾水,暗想:这个人是什么毛病?我与他今天是头一次见面,他何以知道我原来就很胖,现在又变瘦了?或许,他以前真的在哪里见过我,可我怎么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呢?

于得水也是场面上的人物,不能说咱们原本不认识之类的话,那样岂不是太伤感情了?于是他也热情地晃着“饭跑跑”的手,道:“哈哈,哪里赶得上您老兄逍遥自在,还是那么发福,到我这店来,为何不提前打个招呼,我好准备一下。”

“饭跑跑”哈哈一笑,朝于得水的臂膀给了一拳,道:“都是自家弟兄,何必那么客气。我这人可没有那么多讲究,再来你这店,一杯酒,一盘花生米就足矣。”

“哈哈,瞧您说得,做几个特色小菜,那是一定的。”

于得水拉“饭跑跑”坐下,和酒桌上的人点头打了招呼,对“饭跑跑”道:“您和这些朋友都是稀客,这桌我埋单了。”

“饭跑跑”忙拽住于得水的手,道:“可不用,这桌的账早有人结过,下次你再请吧。”

酒桌上的人也纷纷道:“于总不用客气,我们都吃好了,结完账了。”

马莉莉见这情景,对站在一旁的服务员道:“拿十瓶青岛纯鲜啤酒来,另外再上两个凉盘,都记在于总账上。”

于得水起身,亲自为在桌的每个人斟上酒,一一和大家碰了杯,一饮而尽,然后坐在“饭跑跑”身边,和他热情攀谈起来。

“范兄,今天晚上您帮了我一个大忙,太感谢了。”于得水握着“饭跑跑”的手摇晃着说。

“于老弟,你这酒店刚开业,我帮什么忙了?”“饭跑跑”好像忘记了刚才的事情,一脸茫然。

马莉莉抿嘴一笑,道:“表舅,您喝得太多了,怎么刚才的事就忘了?黄副市长不是您请来的吗?”

“饭跑跑”一拍脑门儿,道:“瞧我这臭记性,长海来了?那就好。你放心,他这点面子会给的,一定会来。”

于得水举起酒杯，道：“范兄，就为这个，我单独敬您一杯酒。”

“好好，咱们单独干一个。”“饭跑跑”也端起酒杯，与于得水碰了一下，对他诚恳地说，“老弟，咱俩是兄弟，有事吱声，千万不要见外。”

“谢谢，那就请范兄费心了。”

两人一口一杯酒，连喝几杯，话便收不住了。

“今日一见，范兄果然名不虚传，您太有才了。”于得水竖起大拇指，夸奖“饭跑跑”。

“饭跑跑”嘿嘿一笑，拍了拍于得水的肩膀，道：“哈哈，老弟，你太抬举我了，我哪里有什么才呀，只是我的朋友多，你看看在座的，都是我的朋友。”

“对，跑跑朋友多，我们都是他的朋友。”在座的人附和道。

“我这个人有个特点，就是好掺和，现在叫参与。其实，我就是个混，啥都不是，凡事全靠朋友们帮忙。”

“跑跑，你不是混，你是‘2’。”酒桌上人说。

“饭跑跑”看了大伙儿一眼，又嘿嘿一笑，应道：“对对，我是‘2’。”

“饭跑跑”瞅着于得水，得意地说：“老弟，你会玩扑克牌吧，我就是牌里的‘2’。有一种扑克游戏玩法，‘2’单放什么也不是，只是一张普通牌，还得最后才能单出。可这牌的特点就是和谁都能配到一起，我就是那个‘2’，哈哈。”

“对对，‘饭跑跑’总是和大、小王配对，要不我们为啥总请他吃饭？他能办事呀。”酒桌上人七嘴八舌地说。

“饭跑跑”不置可否，只是嘿嘿笑着，站起身往外走。

于得水知道他要上卫生间，起身要陪他。“饭跑跑”止住于得水，道：“我去方便一下，你先和我弟兄喝一个，不用管我。”

刚才马莉莉抽空出去处理点事情，回到酒桌，发现“饭跑跑”不见了，问于得水：“于总，我表舅哪儿去了？”

于得水一愣，道：“对呀，范兄这卫生间去的时间太长了吧？你快让人去找一找。”

马莉莉出了包房，找了位饭店的男工，把几层楼的卫生间找了个遍，也没有“饭跑跑”的踪影。

马莉莉回到酒桌，说：“没有找到我表舅，这桌上还有哪位不在，和他在一起？”

在座的人都摇了摇头。有人道：“给他打电话呀。”

马莉莉抿嘴一笑，掏出手机拨了过去，电话通了：“表舅，大家都等您喝酒呢，您躲哪里去了？”



“啊，我没躲呀，这不正喝着呢！”

“你在哪儿喝呢？这一桌人都等您呢。”

“莉莉，你告诉他们别等我了。我从卫生间出来，碰到一个朋友，不容我分说，就拉到这儿喝酒来了。我现在是在皇城酒楼。”

马莉莉无奈地摇摇头，对桌上的各位道：“各位别等我表舅了，他跑皇城酒楼喝上了。”

“哈哈，‘饭跑跑’又跑了。”大家一阵哄笑。

4

聚贤楼总经理于得水果然说话算数，没过几天，他就在自己的酒楼摆下一桌上好的酒席，宴请“饭跑跑”和他的狐朋狗友。

菜肴以于得水的家乡江浙菜为主，加上一些海鲜，鲍鱼、飞蟹之类必不可少，酒就喝五粮液了。

于得水清清嗓子，道：“敝人于得水，从江浙来到贵地开了这么个小酒店，结识各位高朋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我早就有所耳闻，各位都是能办事的高人，今后我于某人还仰仗各位抬爱，发个小财。”

桌上五个人一齐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有事吱声。”

“谢谢了，那我就先饮为敬。”于得水一杯酒干得见底，其余人随意喝了些。

于得水把手中的杯子倒过来，让大家看了看底，滴酒全无，然后放下杯子，道：“大家随意吃些粗菜，这厨师长是我的家乡人，菜的口味不知与众位和不和？”

“不错，不错。”众人一边咀嚼着食物，一边称赞着。

于得水在桌面上扫了一眼，桌面这五个人四男一女，年岁在四五十岁之间，除马莉莉的表舅，其余人都不认识。

马莉莉看出于得水的意思，对“饭跑跑”道：“表舅，您的几位高朋，我们于总都不熟悉，请您先给介绍介绍。”

“饭跑跑”笑着摆手道：“别急，咱们酒桌一坐都是朋友，先喝上三巡再说话，这是规矩。”

“对对，跑跑说得对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咱们再作介绍。”

三杯酒进肚，场面就活跃起来。这些人都是酒桌上的老手，酒一下肚，谁也不拘谨，彼此开着玩笑，转眼就与于得水和马莉莉混个烂熟。

“饭跑跑”正要说话，这时，桌上有一人手机忽地响了，忽然，就像是得了传

染病似的,又有几个人的手机唱起歌来,音乐此起彼伏,好不热闹。

“饭跑跑”做了个叫停的手势,生气道:“这像什么话?咱们这是喝酒还是接电话?现在我来宣布酒桌纪律,所有的手机全部关闭,不准打电话,也不准接电话,违者罚酒三杯。快快关闭手机。”

桌上几个人谁都没有去接电话,全把手机关闭了。

正当“饭跑跑”要关闭手机的时候,他的手机却顽强地唱起歌来。他嬉笑着伸手要去接听,大家忙去抢他的手机,道:“你这人出尔反尔,自己定的规矩还不算数,让我们说你什么好?”

“饭跑跑”急忙躲闪,着急道:“可别抢呀,这个电话我得接,是个领导,找我有急事,求求各位了。”

“哈哈,你除了喝酒,还有什么急事,不要管他。”

“不行,这个电话我必须得接。”

“饭跑跑”一人怎能敌过众人,电话还是让别人抢去了。

“来,我来替你接这个电话。”桌面上有个秃顶人,好像是年岁最大的,抢过电话,接听上了。

“喂?你好。嗯,知道了。行,嗯,一会儿就到。对,正是道上。好了。”秃顶收了电话,然后把电话关了机。

酒桌上大家哄然大笑。“饭跑跑”也不去抢手机。

秃顶对于得水道:“于总,您放心,跑跑这个人除了喝酒,没别的事儿。刚才那电话,不用问,就是一个酒友打来的。是告诉他,在什么地方有一个酒局,让他过去。跑跑对不对?”

“饭跑跑”也不去理他,站起身来,道:“好吧,我也不和你们一般见识,下面我给于总做个介绍……”

“先介绍你自己吧。”有人抢话说。

“饭跑跑”瞅了那人一眼,嘿嘿一笑,道:“好吧,我就来个自我介绍。”

“饭跑跑”刚说到这儿,包房的门开了,进来一个年轻小伙子,往桌面上扫了一眼,高兴道:“哎呀,你们几位都在这儿呀,我把整个城市都找遍了。怎么你们的手机都关机了?”

大家听罢,一阵哄笑,对那小伙子道:“这是酒桌纪律,喝酒不准打手机,不准接电话。”

这小伙子也不客气,顺便坐在一个空座位上。

这桌上的几个男人是一个单位的,都认识这小伙子,是单位刚刚提拔的办公室副主任,叫李小为。



“饭跑跑”瞅了年轻人一眼，道：“哈哈，你来干啥，是不是又有啥事了？今儿个正好，各路神仙都在，你就求他们吧，可别找我，我事儿太多了。”

马莉莉转身向服务员道：“再加双碗筷。”

小伙子也不客气，便把外衣脱下，搭在椅子的后背上，坐稳，道：“各位大神，有位朋友求我，他家有只母狗正在发情期，想要个小狗崽，让我给找个公狗，配个对。他家那母狗很是名贵，我去哪里找呀？各位都是办事高手，这事你们得管。”

“饭跑跑”瞅了一眼桌上的几个人，道：“朋友们，来事儿了，你们帮忙吧。”

“哈哈哈哈，我们管人事儿，还管狗事儿呀。”一桌子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对对，我们管人配对，不管狗配对。”

小李子这人老实，被他们说得脸通红，忙分辩道：“你们要是不帮忙，可别怪我了。以后谁有事儿找我都不好使。”

“饭跑跑”看着小李子，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小李子，咱先喝酒。有各路大仙在此，你那点狗事儿，还不是小菜一碟？”

“哈哈哈哈。”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

5

“饭跑跑”双手一摆，叫大家安静，道：“于总与大家初次见面，我还是好好介绍一下，让于总对大家有个了解，以后有用得上各位的地方，大家好帮忙。”

众人不再说话，听“饭跑跑”说话。

“饭跑跑”道：“嘿嘿，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范德好，和于总是老朋友。那一位是……”

“这么介绍不行。让于总了解你，得把老底揭开。”秃顶止住“饭跑跑”的话道。

“对呀，我们来个交叉介绍，把他的老底翻出来。哈哈。”桌上人七嘴八舌道。

“他叫‘饭跑跑’，这是他的外号。我们这几个人，提名字没几个人知道，要是提外号，在全市那是赫赫有名。”秃顶笑了笑，接着说，“他叫‘饭跑跑’，意思是说，就他的饭局多，一晚上跑好几个。我没说错吧，跑跑？”

“你把我手机关了，我不知道今晚还往哪里跑了。求你了，把手机还给我。”

“你等我说完。跑跑一晚上最高纪录，跑了8个饭店。从晚上5点开始，一直跑到第二天上午9点。”

“对对，于总，您别不相信，跑跑最多一晚上能跑8个饭店。这些饭店都有名有姓的，我们还想给他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”

秃顶继续道：“第8个饭店是最后一个地方，天已是大亮了，酒友把他送到大门前，转身回去了，是跑跑自己上的楼。他一边走还一边嘀咕：‘瞧这地方怎么这么熟呢？好像以前来过。’然后直接去了二楼。他看见一个房间的门敞开着，就进了屋，见有一个大圆桌子，坐满了人，大家都在瞅他。跑跑奇怪道：‘大家都在等我，怎么还不上菜？’那些人一愣，哄地大笑起来。于总，您猜，大家为什么要笑？原来，跑跑回到了他们单位，全局正在会议室开会，他的一句话，把大家都乐死了。”

秃顶一说完，大家都笑弯了腰，把嘴里的食物都喷了出来。

于得水跟他们不熟悉，尽量板着脸，怕笑得太过分，对人家不礼貌。

马莉莉不管那些，笑岔了气，直“哎哟哎哟”地叫妈。马莉莉道：“表舅，没想到您还有这么经典的故事，笑死我了。”

“饭跑跑”只是呆呆地看着大伙，张嘴呵呵笑，不说有，也不说没有。

秃顶道：“诸位别说话，听我接着说。”

“饭跑跑”正色对于得水和马莉莉道：“你看他们笑成那样子，其实我容易吗？让他们几个自己说说，哪一顿饭是我自己主动要求去的？一晚上喝那么多的酒，跑好几家累不累？可都是朋友，他们有事求我，找到酒桌上唠唠，能不去吗？都是没有法子的事儿。”“饭跑跑”有些不忿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别我一个人埋汰，下边该介绍你了。”“饭跑跑”冲着秃顶说。

“对呀，对呀，可别一个人，下面介绍牛哥。咱牛哥，姓牛，叫大锤，外号叫‘牛大吹’，就是最能吹牛的意思。”

于总和马莉莉看着秃顶，忍不住都笑了，这个名字有点意思。

“饭跑跑”道：“下面我向于总介绍。咱们大家都叫他牛哥。为什么叫牛哥，就因为他太能吹牛。这么和你说吧，咱省里有个人能吹牛，新东钢厂缺少废铁，那人说，他把鸭绿江断桥买了下来，过几天就能运到。这人就是牛哥的二徒弟。”

“对，对，有这么个事儿，那人叫二牛，自己办了个公司，我们都见过。”桌面上几个人证实道。

“饭跑跑”继续道：“其实，咱牛哥是个热心人，谁来求他办事都行，办什么事儿都答应。牛哥也有光荣历史，帮人介绍工作，买房子买地，保媒拉纤，无所不能。这不，不光管人事儿，现在还有一个狗事儿需要他来管了。”

“哈哈。”大家又是一笑。

“牛哥什么事儿都答应，自己办不了，就让我们弟兄来给他擦屁股。”



“对对，都是我们给牛哥擦屁股。”

“饭跑跑”继续说：“牛哥也有掉链子的时候。局里有招商引资任务，引来一个外地富商要投资一个项目，看了几个地方，都不太满意，要打道回府了。局长很上火，就找了好饭店，请人家好好喝一顿。他自己又不胜酒力，就让咱牛哥作陪。那天局长早早醉了，咱牛哥陪那客人往宾馆走。客人眼神不济，见对面有个大厦，黑糊糊的，没有灯亮，就说：‘这大楼是干什么的？我要能在这儿投资就好了。’咱牛哥道：‘这大楼刚盖好，还没卖出去呢，开发商是我哥们儿。’那客人说：‘太好了。牛哥你给我联系一下吧，价钱好商量。’咱牛哥一口答应，说：‘行呀，没问题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’第二天，局长找到牛哥，说：‘老牛，昨天晚上又说大话了？’咱牛哥道：‘没有呀。’局长生气地说：‘什么没有，你答应人家那地方，不是市政府办公大楼吗？政府刚搬进去，市长要是知道了，还不把我撤了？’”

“哈哈。”大家又是一阵狂笑。

6

“呵呵，咱们这几人故事都多，半斤对八两，谁也别谁说谁。我就长话短说，简要给你介绍一下。于总，以后咱们都是朋友了，性格脾气，你自己慢慢去尝。”牛大锤不让“饭跑跑”说话，自己给于得水介绍。

“挨着我坐着半天没吱声这兄弟，叫‘詹黏黏’。这是他的外号，他的名字叫詹大年，不好记，就这外号出名。黏黏，和于总喝一个吧。”

那叫詹大年的人入了桌后就没吭过声，听到牛大锤点他，端起酒杯，也没吱声，与于得水和马莉莉碰了一下杯子，然后抿了一口酒。

牛大锤拍着身边“詹黏黏”的肩膀，道：“别看我这兄弟蔫不唧，特点是特能黏糊。他现在的老婆那么漂亮，就是他黏糊来的……”

“牛哥，你又胡说八道了。”

“詹黏黏”捅牛大锤一下，牛大锤一闪，接着说：“他的故事今几个就不说了，于总要是有什么办不了的事，让他去给你黏糊两下，准行。”

于得水冲“詹黏黏”点点头，说：“先谢谢了。”

“我对面这位叫‘刘道道’，也是外号，真名叫刘友道。这人的特点就是道道特别多，也是我们这些人的狗头军师。于总有什么事，尽管找他参谋。不过你得小心，这人也有不少的馊主意。”

于总向刘友道伸去酒杯，道：“认识您非常高兴。”



刘友道说：“不客气，大家都是朋友。别听牛哥胡说。正经话，于总有事吱声，我保证尽犬马之力。”

“最后，我来隆重地介绍我们这位女士，这位妹妹名字叫郭莎莎，也有个外号，叫‘杀杀’。”牛大锤用一个手掌往脖子上比画一下，“您可别理解错了，我们的这位妹妹是个大好人。”

于得水弄不明白，为何她有个“杀杀”的外号？他起身端起酒杯，道：“很高兴认识您。”

郭莎莎站起身子，与于得水碰了一下酒杯，道：“于总，我也是很荣幸认识您。我与他们哥儿几人朋友归朋友，可不是一个单位的，今天偶尔遇到一块儿，把我也拉来了，喝酒的场合，我是不愿意参加。一是我不能喝酒，二是他们云山雾罩地说话，我每次都要笑掉大牙。”

“对对，咱们莎莎这人轻易不和我们掺和。于总，您的面子大。”

郭莎莎继续道：“于总，我是搞职业培训的，我们有餐饮专业的学员，希望能安排到您这儿来就业。”

于得水急忙道：“那可太好了，我这酒楼刚刚开业，急需各方面人才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，我希望把我这酒楼办成你们的培训实习基地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，这可是个双赢的好事。来吧，今天我破例跟您喝一杯。”郭莎莎爽快道。

众人给她鼓起掌来，齐道：“莎莎今天破例了，破例了。”

牛大锤道：“莎莎，咱们今天就是喝酒，不谈工作行不？”

于得水接话道：“这件事儿，就由我们副总马莉莉负责，我单独安排时间详细谈，您看好不好？”

郭莎莎看这情景，这话题无法进行，只得点了点头。

牛大锤接着道：“咱这‘杀杀’的丰功伟绩，今天就不说了，于总，您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，我们都能帮您。”

于得水叫马莉莉给各位杯中都斟满酒，起身道：“难得认识了各位，我于某人的这个小店就拜托各位了，请多多关照。”说罢，一饮而尽。

众人道：“好说好说，有事吱声，有事吱声。”

于得水又让马莉莉给她的表舅“饭跑跑”斟上酒，起身道：“范大哥，开业那天，多亏您帮忙，要不黄副市长断然不会来。我发请柬的时候跟人家说过，会有市长参加，如果没来，我的面子可就丢大了。小弟这一杯酒单独敬您了。”

“哎哟，不对呀，于总，那请黄副市长还有我一份呢，不该单独敬他的。”

“不对呀，我也打了电话的，为什么不敬我呀。”